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利津街道新合村

# 东津晓渡

文/宋词

山东省利津县位于黄河三角洲腹地，东依黄河，北濒渤海。历史上，黄河先后形成6条入海流路，其中两条从利津入海。利津县城倚河而建，形成铁门关、东津渡等有名的水旱码头和商贸重镇，有“小天津”之称。

古时候人们从京津南下，过沧州迤邐而来，就是从东津渡过河，直达潍坊及胶东半岛。学子们寒窗苦读，待到大比之年，也是从这里过河，挑着书箱，骑着囊驴，去奔远大的前程。这条路上，不知曾走过多少状元进士、公子王侯，发生过多少戏文里才有的故事。

明成化年间，利津县训导章忠曾作《东津晓渡》，其诗曰：

津河环带碧流长，舟子清晨渡口忙。  
缥缈云边人竞渡，汪洋浪里棹轻扬。  
寻常荡漾沉波月，来往栖迟向晓窗。  
丰稔政平方系统，行人犹似唤渔郎。

这样一个绝佳的好去处，休闲游玩的人们自是少不了的。每逢周末，开车的，骑行的，坐在“老年乐”上抱着小孙孙的，还有徒步的，真个是前者呼、后者应，往来不绝，络绎不绝。出得城来，如山的黄河大坝就矗立在眼前。顺着长长的坡道上来，一登坝顶，顿觉天地开阔。但见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远望绿野平畴，阡陌纵横，近前一道白亮亮的阔水蜿蜒南来，以大地为纸，笔走龙蛇。长桥一列，横跨两岸，如一艘凝固的航空母舰，那中间高耸的桅杆像巨峰直插天宇，回望小城，已踩在脚下。

大坝两侧遍植高柳白杨，长风过林，树叶哗然作响。我们找到一个出口下去，约莫走上二里地，疏林以外，哗哗的水声就响在耳畔了。急奔过去，绕过合抱粗的大树，兀见一块

大石，上书“黄河外滩”四个大字，石前是一个小广场，周围空地都用青砖铺了，能够停放车辆。举目望去，花木扶疏，砖铺的小径在柳荫下曲曲折折，如一位少女袅袅婷婷地走向远方。柳荫外，草坪绒绒的绿意铺展开去，一位少妇领着几个小绒鸡一样的孩子在丢手绢，宁静祥和，好像是在谁家的庭院里。而在几步之遥，石头护坡的崖岸下，浩浩汤汤的急流黄水如脱缰野马奔涌过来，真个是泥沙俱下。那水嘶吼着，咆哮着，打着旋儿，争先恐后，一泻千里。

这里便是利津黄河外滩公园。它南起张滩险工，北至观澜亭，全长5公里。公园里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秋来风霜高洁，冬至雪落冰封。在这里，既可在百亩荷池观接天莲叶、苍鹭乍飞，又可在东关外滩望长桥飞架、浊水横流，还可在观澜亭上看野岸苍茫、大河北去。

观景看得乏了，孩子们嚷着口渴，我说走，我带你们去附近的新合村访农家。

从公园往南，顺黄河大坝，行五六里路，有一条水泥小路从大坝上斜伸出来，直通到黄河滩里那肥沃的田野去。这里春来麦苗青青，夏天碧绿的玉米织成片的青纱帐，入秋则黄绿缤纷，红的苹果、黄的鸭梨挂满枝头，一派田园丰收景象。此处名“皓月农场”，主人扛得犁铧也写得文章，业余写诗作词，一年竟成300多篇，实在是一位隐于乡野的大贤。主人见我们来访，果树下摆了长桌，大锅里炖了鸡鸭，几样时蔬小菜，真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说起创业艰难，主人黑红的脸上写满了得意，不禁“嘿嘿”地笑出声来。原来，借国家扶持政策的东风，他先后流转承包了滩区里7个村的1200余亩土地，先搞良种繁育，继而种植果树和经济花卉，其秋葵茶目前已在网上远销全国。前段时间，县里选送他出去参加培训，班里学员都是远近村里的能人。如今，他正搞果树认养，就是替果园里的树找到喜爱它们的主人。办完手续后，认养人可以在树上挂上自己的名牌来“宣示主权”，负责日常的维护管理，当然，金秋的收获也归其所有。这给一些梦想亲近土地的城里人和可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最关键的，他能带动起人气”。

“人气是最要紧的，这无形的人气胜过有形的收获。有了人气，我们就可以做很多项目。”主人呷了一口茶，耐心给我解释，“就像玲珑小镇，我是想啊，拿出40亩地来，每亩一块，就是40个园子，分别种上特色作物，在每个园子角上建一个房间。如果做餐饮，这就是拥有40个雅间的大饭店了。而且我这饭店可不像城里的那样，叫菊花厅、牡丹厅，只是起了个名字而已，这里推开窗子就是真正的菊花园、牡丹园。你说这得有多嗨啊？”

原来，他想把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特色发展的新路子。

然后，我们聊到东津渡，聊到东津渡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借着酒劲，我一拍大腿：“我们可以借鉴滨州西纸坊的成功经验，依托县城驻地的资源，借助毗邻黄河的区位优势，搞精品民宿旅游啊。”

这位四十多岁的农场主沉稳坚定地告诉我：“你这听来是一篇好文章，真做起来，就艰难多了。不过，真做成了，能帮多少人家走上致富路啊……”

扶持政策的东风，他先后流转承包了滩区里7个村的1200余亩土地，先搞良种繁育，继而种植果树和经济花卉，其秋葵茶目前已在网上远销全国。前段时间，县里选送他出去参加培训，班里学员都是远近村里的能人。如今，他正搞果树认养，就是替果园里的树找到喜爱它们的主人。办完手续后，认养人可以在树上挂上自己的名牌来“宣示主权”，负责日常的维护管理，当然，金秋的收获也归其所有。这给一些梦想亲近土地的城里人和可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最关键的，他能带动起人气”。

“人气是最要紧的，这无形的人气胜过有形的收获。有了人气，我们就可以做很多项目。”主人呷了一口茶，耐心给我解释，“就像玲珑小镇，我是想啊，拿出40亩地来，每亩一块，就是40个园子，分别种上特色作物，在每个园子角上建一个房间。如果做餐饮，这就是拥有40个雅间的大饭店了。而且我这饭店可不像城里的那样，叫菊花厅、牡丹厅，只是起了个名字而已，这里推开窗子就是真正的菊花园、牡丹园。你说这得有多嗨啊？”

原来，他想把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特色发展的新路子。

然后，我们聊到东津渡，聊到东津渡的历史和曾经的辉煌。借着酒劲，我一拍大腿：“我们可以借鉴滨州西纸坊的成功经验，依托县城驻地的资源，借助毗邻黄河的区位优势，搞精品民宿旅游啊。”

这位四十多岁的农场主沉稳坚定地告诉我：“你这听来是一篇好文章，真做起来，就艰难多了。不过，真做成了，能帮多少人家走上致富路啊……”



河畔美景——

# 欧拉草原

文/程美玲

深秋时节，终于得空能休几天假，我们决定去甘南的欧拉草原。

早上8点，我们从兰州南站出发，一路向西南而去。天气晴好，我们逐渐远离喧嚣，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

车子在高速路上疾驰，远望，山势逐渐平缓，绵延的草地宽广辽阔。秋风飒爽，秋草微黄，悠闲的牛羊散落在如地毯一样柔软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低头吃草。此时的草原虽然没有夏日的野花遍地，却有着独属于秋天的静美。

日头渐渐偏西，我们向着玛曲县方向行进，终于在18点左右到达，恰好可以赶上去看“黄河第一弯”的日落。

傍晚，这里的游人不多。我们踏上观景栈道，向着太阳落山的地方漫步。桥下的一湾河水缓缓流动，太阳快要落下西山去，只露出半个脸庞，将万道金色的霞光铺陈在天上和水面上，挥洒出一抹秋日的缱绻柔情。

次日清晨，我们要赶去欧拉镇，所以7点就从玛曲县城出发了。再次路过黄河大桥，只见晨曦之中，河面上云雾缭绕，那薄雾缓缓移动着、蒸腾着，如轻纱一般飘浮着，好一处唯美的人间仙境。

“黄河第一桥”横亘在云雾之中。东面，旭日初升，淡橘色的光线晕染了半边天空；西面，宽阔蜿蜒的黄河云雾缭绕，如梦似幻，令人一下子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境，只觉被这轻如烟的云雾裹挟着，一直走向它的最深处……

穿过一层层清晨的薄雾，随着玛曲县城渐行渐远，在弯曲曲的黄河指引下，我们一路向西，奔向欧拉镇。

9点多钟的太阳，将晨光洒向草原牧场。这里的海拔大多在3500米以上，秋日的早晨已是寒意刺骨，所以草地的颜色更枯黄一些。

沿着寂静的山路前行，前面的公路忽而蜿蜒至山的最高处，忽而笔直地似乎一直通到了天边。连绵起伏的山坡后面，白云不断涌出，仿佛那山的背后，有一台巨大的棉花制造机，正在不停地将云朵输送出来。在蓝天上，它们又被风吹塑成不同的样子。数不清的云朵低低地飘浮在空中，那样轻，那样软，那样亲近，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几朵似的。

成群的牛羊、骏马散布在山间腹地，阳光给柔软的草地镀上了一层金黄。蓦然发现那一片金黄之中有星星点点的蓝色，目光瞬间就被这种美丽的植物所吸引，赶忙停车下去寻觅，原来是一朵朵龙胆花。只见它那钟状的花朵迎风开放，神秘的蓝色让这片广袤的雪域高原显得更加幽静。

突然，前方的马路上出现了一大片牛群。它们优哉游哉地将整个马路铺满，或许是要穿过马路到对面那片更加肥美的草地上去。起初，只是两三头牛试探性地经过，见没有异常，后面的陆陆续续跟上来，一大片，黑压压的。我们停在路边，等待这几百头牦牛缓缓过去，它们如一支凯旋的队伍，整齐有序地等待检阅。

走了不到两公里，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不过这次却是羊群。羊儿们像是从天边突然涌出来一样，源源不断地向我们奔来。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羊从脖颈到头的部分均为棕色或黑色，身体其余部分却是白色，奔跑起来，如一团团云在涌动。这就是该地区有名的欧拉羊，它们身姿矫健，螺旋状的角向前方或左右伸展，是这片草原上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

一条青色公路将欧拉地区的草原分为两半，西南是一望无际的草场，东北面则是黄河故道冲刷出来的峡谷。正午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淌过这片土地，流淌出弯曲的河道，时而纤细如玉带疾舞，时而宽阔平缓如瑶镜盈盈。河心自然形成的小岛精巧别致，树木点缀其中，让这雪域高原也有了一种婉约的美。

放眼望去，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杳无人迹，仿佛只有风，只有云，只有牛羊……我们不停地按下相机快门，记录下眼前的大美风光。

在甘南待了数日，后来相继去了欧拉秀玛、采日玛等地，庄严的寺庙、虔诚的僧人、洁白的帐篷，以及那些脸庞上有着高原红的牧民，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夹河乡姜庄镇

# 水岸老家

文/放猪江湖

茂密的林木遍布房前屋后，秋叶铺陈于乡村小径，土坯墙上巨大的落地玻璃门窗，让散落的民居古朴中透出时尚，而在三五米之外，滔滔黄河静水流深，带走了春夏秋冬，留下了古老记忆与乡愁，这便是被人们称为“黄河边最后一个古村落”的姜庄。

姜庄村位于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黄河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是当年刘邓大军横渡黄河的重要渡口。数年前，这里是一个贫穷破败的小山村，到处是坍塌的房屋、荒芜的庭院和半人高的杂草，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安家，村子渐渐成了一座空村。

改变发生在2017年春天。彼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石油共同选定这里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乡村民宿，从此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数百处破败闲置的民居院落被一一改造成吸引城里人度假休闲的民宿，“乡村振兴”在这个古老的小村开出了令人悦目的花朵。

前些天我抵达这里时，秋意正浓，粗壮高大的白杨树迎风落叶，树木与小径相互环绕，置身其间，秋香满怀。改造后的古村民宿群，每一处庭院、每一座民居都保留着旧时样貌，土坯墙与玻璃窗装饰在一起，看起来朴素静雅。有几处院落面临黄河，方寸之距，躺在床上，推开窗子便可与黄河对话，清晨，足

不出户便可欣赏一场黄河日出。

晚秋里的村庄，风烟俱净。在一处叫“枣园”的庭院里，墙角下有一条小船。或许，它也曾逆流而上泛于黄河，如今却化作诗意的点缀静默一隅。

随意在村中游走，风过眉梢，涛鸣耳畔，尘世间的繁芜似乎一点也不想起来了。没有嘈杂，亦无焦虑，或许这就是乡村旅游带给我们的的心灵慰藉吧。

偶然碰到一两位晒太阳的老人，他们笑呵呵地打招呼：“来啦——”那亲切的乡音、慈祥的面容，瞬间仿佛回到了乡村老家。

一位老人告诉我，由于姜庄紧挨着黄河，20世纪60年代，这里经常遭受洪涝灾害，大量耕地农宅被洪水冲毁。原本有300多户村民，后来逐渐减少，再后来，年轻人外出打工甚至举家迁出，村里只剩五六户人家，而且基本都是老人。幸运的是，随着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村子被修整一新，搞起了乡村旅游。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不少城里人来到村里小住度假，很多村民也开始返村务工，既能在家门口工作，还大幅增加了收入，自家种的大豆、玉米、红薯也成了抢手货。

据说这个村子之所以叫姜庄，是因为村民大多是姜子牙的后人。到今天，姜姓已传承了97代。前几年，每年春节，来自全国各



地的姜氏族人都会聚集到姜庄村口的祠堂祭祖，有时候还会举行小型联欢会，人们相互问好，然后惜别。

老人说，村里还保留着清乾隆八年(1743年)的《姜族谱》。这是多么遥远的家史传承，如大树般分枝散叶，最终还能聚在一起，不得不让人感叹姜庄村的古老与凝聚力。

村子一隅，3口古井四周被装上围挡，成了后人追寻历史光阴的景观。在一方斑驳的石碑上，记录着明景泰三年(1452年)官员徐有贞受命在此治理黄河水患的经过。不远处还有一尊“镇河神兽”和一方已无法辨认文字的

石龟碑刻，碑刻上的图样十分复杂，颇具神秘色彩。

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姜庄村特殊的民风人情。作为中原腹地黄河岸边的古村落，这里的民俗文化十分浓郁。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村民会举行庙会，吸引周边地区约10万人参加。此外，红色文化、孝道文化、运河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深厚的人文积淀。

眼下，乡村振兴的道路已经铺就，这个黄河边的美丽古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焕发出勃勃生机，吸引着越来越多游人的目光。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北长滩村

# 戈壁故土

文/白英

进入宁夏中卫地界，眼前豁然开朗，戈壁、公路和天空构成的画面令人惊叹：上面是天，左右两边是戈壁，而中间就是我们行驶的中卫“66号公路”，仿佛一场大地的行为艺术，色块与线条，简洁而纯粹。

中卫“66号公路”是一条由中卫通往北长滩古村落的普通乡村公路，因为要通过起伏的山谷，在黄河边穿行，拥有中国大西北的独特风貌，渐渐在网上走红，成了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中卫“66号公路”的尽头，就是幽静的北长滩古村。北长滩村坐落于黄河峡谷北岸，

因黄河在此冲积形成狭长的滩涂地而得名。小村背倚大山，面朝黄河，依山而建房屋高低错落，极富立体感。步入其间，犹如走进历史中的西北农村，一户户人家古朴原始，目之所及皆为土黄色。仿佛是呼应滔滔流过的黄河，院墙多用石块堆砌而成，院落布局和房屋结构，仍保留了明清时代当地传统的“四梁八柱”建筑风格。如果不是有新式材料修成的村委会大院和不同色块小屋组成的汽车自驾营地，真以为穿越回到了过去。人去楼空的院落，路边伫立的清代商铺遗址，北长滩村的

每一处，都是一段历史。

北长滩村分为黄石滩、榆树台、下滩村和上滩村4个自然村，曾有50多户人家。村民祖辈辈生活在这大山里、河滩边，种庄稼的老农、拾掇院子的老妇，依然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就像这黄河水，从白天流到夜晚，从春夏流到秋冬，一天一天年，种田养殖，放羊砍柴，怡然自得。

由于黄河两岸连绵大山的阻隔，北长滩村成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秘境，直到2006年年底，才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自从通了

路，村里的年轻人或打工或做生意或求学，陆续外出，常住人家已不足30户。留在村中的，都是故土难离的老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一片土地，虽然与外界不再隔绝，但仍保持着世代延续的静谧。

黄河之水滋润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北岸约20公里的狭长地带是村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黄河边上，还有一架古老的水车在日夜不停地转动，虽然提水灌溉的功能早就被现代化的水泵替代，但它似乎早已与黄河融为一体，日夜不停地诉说着这里的故事。

路，村里的年轻人或打工或做生意或求学，陆续外出，常住人家已不足30户。留在村中的，都是故土难离的老人家，他们守护着这一片土地，虽然与外界不再隔绝，但仍保持着世代延续的静谧。

黄河之水滋润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北岸约20公里的狭长地带是村民们世代赖以生存的土地。黄河边上，还有一架古老的水车在日夜不停地转动，虽然提水灌溉的功能早就被现代化的水泵替代，但它似乎早已与黄河融为一体，日夜不停地诉说着这里的故事。

